一位监狱警察和8000人的“树洞”

李薇（化名）把一篇文章修改了 6 回，投稿到一个公众号上。但她不愿分享文章到朋友圈，也不希望有亲友发现她的文章。

这篇文章藏着她的秘密：她的男友正在监狱服刑，刑期 8 年。

男友从监狱给她寄信，她提出，“信封上的寄信地址能不能不写监狱？”

这个公众号就像一个树洞。广东省深圳监狱的警察郭长春 2018 年创办这个公号时，最初取名“监狱之家”，有家属说，“监狱”这两个字过于扎眼，担心旁人发现他们正在关注一个和监狱有关的公众号，“我们都偷偷看”。

于是，郭长春改了一个和“监狱”扯不上关系的公众号名字，“来日可依”。

资料照片

1

自从丈夫在 1000 多公里外的监狱服刑后，23 岁的刘敏（化名）就失去了“依靠”。

她接过了开大货车的工作，因为个子小，在座椅上垫两个枕头，才够得上正常驾驶的高度。她还开过快餐店、批发过家禽。

上幼儿园的女儿很好奇爸爸的生活。她常跑去邮局等待监狱来信，过春节时，她又问刘敏，“我爸爸过年有好吃的吗？我爸爸有肉吃吗？”

一个男性家属同样好奇监狱生活。老婆入狱后，他失眠严重，经常深夜开车到看守所外，睡在车里。

他想了许多方法靠近老婆。狱内超市发布公告，招标寻找合作方，他注册营业执照，准备标书，却没中标。结婚纪念日那天，他在监狱外放烟花，希望高墙内的妻子能看到。他曾操控无人机，想看看监狱生活环境，无人机被打落。

许多家属说，家人没有出事前，他们完全不了解监狱生活。有人到互联网上搜索，在贴吧里问，有家属会把和监狱有关的帖子翻至最后一页。

刘敏发现，有骗子以解答疑问的名义，私下添加许多女性家属的微信，嘘寒问暖，然后以各种理由借钱。有的家属受骗后，不愿意报警，担心会影响在监狱的亲人。还有骗子以“律师”的身份接近刘敏，实际是刑满出狱的盗窃犯。

广东省深圳监狱的警察郭长春是这类贴吧意外的访客。

他形容，贴吧里的家属“像无头苍蝇一样”，对监狱有许多误解和猜测。他看到最离奇的谎言是，“监狱的饭菜夹着用过的卫生巾”，居然有家属相信了。为此，他决定创办一个公众号，利用业余时间为服刑人员家属答疑解惑，介绍监狱的真实情况。

比如，临近春节，每个服刑人员能分到饮料、糖果和干果等年货。监狱平日用餐标准是一荤一素一汤。过年时，中午会加一个鸡腿，一些北方监狱会提供水饺。监狱还会组织服刑人员在宿舍、活动室、图书馆、楼道挂灯笼、张贴福字、挂中国结。

监狱不提供筷子和长柄勺子，以保证安全，餐具大多是塑料制品。沿海地区的监狱每周能吃到鱼，定期提供水果。

公众号里，有家属询问郭长春，“晚上睡觉熄灯吗？”郭长春解释，监舍 8 人至 12 人一间，自带独立卫生间，设有两盏灯，主要的照明灯到了晚上休息时间会熄灭，另一盏只给摄像头提供照明的灯会开启。

到了三伏天节气，他更新监狱的防暑工作：提供绿豆汤、西瓜、雪糕等防暑食物。监狱会组织定期检测体重，如果服刑人员每月体重变化超过 4 斤，工作人员会重点关注他的健康。

服刑人员每月可以领取劳动补贴 100 元至 200 元，每月两次 20 分钟在狱内超市购物的机会，一些超市还会卖书，部分监狱开始使用网络购物系统。

最初做公众号，郭长春不擅排版，极少给文章配图。他有时把字体调得太大，一个页面只能放得下两段话。但他的文章依然吸引了许多服刑人员家属。许多家属在文章下写了长长的留言，“把微信公众号后台当成群聊”。

那是郭长春成为狱警的第十二年。他说，没想到，公众号上居然有那么多人喜欢自己。

在监狱工作，他有自己的想法。比如有些服刑人员很擅长开发软件，却终日踩缝纫机，制作牛仔裤。他跟监狱长申请，希望成立软件开发室，因为脑力劳动也属于劳动，甚至比体力劳动更好。这个想法最后也没有落实。

他把实现个人价值的期待寄托在公众号上，希望它成为沟通高墙内外的桥梁。他希望，有更多检察官、警官、法官能作为专家，在公众号上解答服刑人员家属的疑问。

2

郭长春能明显感受到，服刑人员渴望了解高墙外的世界。有个犯人形容，记忆停留在两年前，在监狱的每一天都太像了。新来的犯人想要讨论新款游戏，老犯人根本听不懂。但只有三分之一的服刑人员每月能收到信件，不足 10%的人每月能收到两封信。

他常常在公众号里鼓励家属寄信，“家人来信，说明家庭和睦，狱友不会瞧不起这个人”，也能避免服刑人员和社会脱节。

第一次收到寄信地址写着“监狱”的信封时，李薇躲避同事，跑到办公室厕所里，哭着把六七页的信读完。

23 岁的李薇在四川的一个县城生活，亲人朋友提起她的男友，她撒谎，“分手了”。

孙丽（化名）也有类似的经历。她不愿让生意伙伴或同行知道真实情况，谎称自己已与男友分手；又骗家人，男友外出赚钱，过几年回家。

这种谎言藏匿在许多服刑人员家属的生活中。一个 5 岁的男孩，每周能收到一封从“监狱”寄来的信。他熟悉信封上的寄信城市——那是他妈妈所在监狱的城市，距离他约 1700 公里。收到信后，他拿上一本字典，一边翻字典一边回信。

他不知道的是，他细心收藏的一摞信件，没有一封信是妈妈写的。妈妈入狱后，他总说，“我想要一个新妈妈”。爸爸为了让他感受到母爱，委托他人代写信件。

3

在这个隐秘的树洞，几乎每个人都用化名。有人坦言，自己有强烈的性需求，又想为老公保持忠贞。有家属提问，“我爱上别人怎么办？”“我算不算精神出轨？”“他出来后会不会变好？”

郭长春在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学习监狱学专业时，曾学习过心理学。但面对很多问题，他也不知道如何回答。

他按照省份、罪名组建微信群，请同城、同罪名的家属互相解疑。如今，约 8100 位粉丝关注这个公号。

一个 23 岁的女孩在树洞里找到了同城的家属，家属微信群常有上千条留言等她阅读。她甚至和 5 个女孩线下聚餐，在饭桌上畅谈监狱各种政策。这些话题，她很难和同龄同学展开。同学听说她男友刑期 10 年半，劝她不要再等。

孙丽男友被判 8 年半有期徒刑后，不愿意耽误她，委托律师提出分手，被她拒绝。她给法官写信，要求在监狱内和男友结婚，因为夫妻能有会见资格。

孙丽的举动让另一个服刑人员女家属感受到力量。她的老公也曾两次提出离婚。但她坚持每个月跨省去看守所超市，给老公采购火腿、饼干、方便面等，再加上签署了名字的单据，请工作人员送给老公。她想用签名笔迹告诉老公，自己仍在坚持。

许多家属自愿参与公众号的工作。有人在公号做新闻周报。有家属从公众号上下载周报，打印后寄入监狱，希望服刑的家人了解外面更丰富的资讯。

李薇能感受到，男友对外界很好奇。她偶尔手抄一些时事新闻，男友关心 5G 网络的新进展，回信问她，“快告诉我，5G 究竟快不快？”

2020 年 6 月，刘敏终于等到丈夫回家，公众号群里她收到许多人的祝福。有人给刘敏寄特产，有人私下问刘敏，丈夫回来后，生活过得怎么样？刘敏知道，对方想从刘敏的故事里，确认“等那个人是否值得”。

也有人入群后悄悄退群，并删除和服刑人员家属的微信好友。半年后，她的头像换成了结婚照，新郎是其他人。

4

孙丽把从监狱寄来的信件，装在手提包里，随身携带。男友不再提分手，信里畅想出狱后带她去各国旅游，“等我”，他还炫耀把缝纫机踩得和风火轮一样。

在监狱，两人第一次会见，场面有些尴尬。男友看到她，摸了摸自己的光头。她开口赞美，“显瘦，根本掩盖不住你的帅。”男友笑了，“里面没有镜子，我看不到。”

男友重视打扮，热爱足球。她在寄往监狱的衣物上，喷洒男友惯用的男士香水，还挑选有足球主题的邮票，贴在信封上寄出。她宽慰男友，“你没有在情感上亏欠我，你只是欠了我很多节日礼物。”

李薇也能感受到男友的改变。男友只有小学文化，不会画画，寄来的第一封信，语句不通顺，有多个错别字。但他近期买了字典，还买了字帖练字，给李薇写信前，先打一遍草稿，再誊写到信纸上。

而李薇写的每一页信都不一样。在空白信纸上，她先临摹一个动漫或卡通画像，再用彩色笔填色，最后开始写文字。有时字写丑了，她整页撕掉，重新再写。

李薇平均每周寄出一封信，已经用了十几本信纸。她还给监狱管教人员写信，感谢他们帮忙给男友送信。男友回信里提到，每次收到信件，他忍不住和狱友分享，念给旁人听，狱友都很羡慕他。

有一次通电话，男友提醒李薇，他新写了一封信，还请狱友帮忙，准备了一份礼物一并寄出。李薇纳闷，“监狱里能寄出什么东西？”

收到信的那一天，李薇抖了抖，信封里只掉出信纸。她把信封撕开，连一粒灰尘都没找到。展开信后，她终于在信纸背后找到她的礼物。

那是一只用黑色笔绘画的，既不像熊、也不像猫，肚皮有个口袋、脖子上挂着铃铛的肥胖版的“哆啦 A 梦”。

（来源：《中国青年报》）